

沉香长街

□汪椿涛

沙垌沉香街的清晨是被木香唤醒的。当第一缕晨光掠过屋檐，沿街四百余户商铺次第打开雕花木门，浓郁的沉香气息便如潮水般漫过青石板路。这香气里裹挟着千年贡香的余韵，又掺杂着现代工业的清新，整条长街浸润成一块巨大的香珀。

老杨头蹲在自家店铺门前，正用竹刀细细剔除沉香原料上的白木。他布满老茧的手指在黑褐色的油脂层间游走，仿佛在摩挲岁月的纹路。“当年我爹在忠良街卖香，用草绳捆着沉香块沿街叫卖。哪像现在，连手串都要过检测中心的电子眼。”他的目光越过街面，落在新建的沉香博物馆琉璃瓦上，那里正在举办“海上丝绸之路沉香文化展”。

二十年前，老杨头在屋后山坡种下第一株白木香时，绝想不到这片贫瘠的红土地会变成“中国沉香第一村”。那时的沙垌村还是穷乡僻壤，年轻人纷纷外出务工，留下的老弱妇孺守着几亩薄田。直到有一天，林业专家带来奇楠嫁接技术，这个沉睡的村庄才被木香惊醒。

穿过香街中段的骑楼群，便能看见“汉香道”直播间里忙碌的身影。二十岁的阿珍正对着镜头展示一串奇楠手串，她指尖轻拨珠粒，清幽的香气立刻在直播间弥漫开来。“这串珠子是用五年树龄的奇楠芯材制作的，打孔时能闻到奶香，戴在手腕上还会有凉韵。”她的讲解专业而生动，屏幕上的点赞数不断攀升。

阿珍的父亲林叔是村里最早尝试电商的香农。三年前，他将自家老屋改造成直播间，带着女儿边学边卖。起初村里人笑话他“不务正业”，直到第一个月卖出三百条手串，大家才纷纷效仿。如今，沙垌香街已有三十多个这样的直播团队，日均发货量超千单。

在直播间的楼上，技师们正在制作沉香线香。他们将粉碎的沉香粉与榆皮粉按比例混合，放入特制的模具中挤压成型。年轻的技师阿明专注地盯着压香机，额前的汗珠滴落在香条上，转瞬被浓郁的香气蒸发。“这条线香要阴干七天，每天都要翻面三次。”他说这话时，窗外大街上，一辆辆外地货车首尾相连停下来，静待着装货。

沿着香街向北，便能看见沉香山种植基地的标志牌。漫山遍野的沉香树在风中摇曳，枝头挂着白色的小花，宛如繁星点点。技术员小李正在指导香农打孔结香，他手持电钻在树干上精准定位，动作娴熟如外科医生。“现在用的是螺旋式打孔法，能让树脂均匀分布。”他的工作服上沾满泥土，却掩不住眼中的兴奋。

在基地的实验室内，科研人员正在分析沉香成分。玻璃器皿中，黄褐色的沉香精油在离心机里旋转，光谱仪上跳动着复杂的数据。“我们从奇楠中提取出126种活性成分，其中五种具有抗癌作用。”王博士指着电子屏幕说，“再过三年，我们就能量产沉香靶向药物了。”

暮色降临时，香街亮起了盏盏灯笼。老杨头坐在门前的藤椅上，看着孙子在沉香堆里玩耍。小家伙抓起一块奇楠碎料塞进嘴里，立刻被苦味呛得直咳嗽。“这可是价比黄金的东西，你个小败家子！”老杨头笑骂着，却掩不住眼中的宠溺。晚风拂过整条香街沉浸在醉人的木香里。

在沙垌香街的尽头，有一家名叫“沉香缘”的老店。店主陈阿婆正在制作沉香香囊，她将沉香粉、艾叶、藿香等香料装入锦缎袋中，再用五色丝线绣上莲花图案。“以前是用粗布包着当药枕，现在要做成工艺品了。”她的眼角布满皱纹，针法却依然灵巧。

陈阿婆的儿子阿强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如今在广州经营沉香文化公司。每个月，他都会带着团队回村拍摄宣传片。“我们要让全世界知道，电白沉香不仅是商品，更是活着的文化。”在他的镜头里，沙垌香街的晨雾、匠人手中的刻刀、直播间里的笑脸，都成了传播东方美学的符号。

夜深了，香街渐渐安静下来。老杨头起身关店门，忽然闻到一阵异香。他抬头望去，只见一轮圆月悬在沉香博物馆的飞檐上，清辉洒在门前的“中国沉香之乡”石碑上。微风拂过，满街的沉香气息如潮水般涌动，仿佛在诉说着这个村庄千年的梦想与荣光。

这条长不过千米的街道，从隋唐贡香到现代产业，从传统技艺到科技创新，每一块沉香木都镌刻着奋斗的年轮。当东方既白，货车缓缓开出沙垌街，那一缕缕沉香的芬芳，正随着新时代的东风，飘向更遥远的地方。



责任编辑：刘福申
版式设计：蔡秀凤
电子邮箱：hljjlufushen@163.com

神奇的十里画廊

□程应峰

度生长，我却固执地认为它们是被贬谪的星群，在亿万年的囚禁中长出了钙化的羽翼。那些倒悬的石幔，层层叠叠如凝固的波涛，定格着太古海洋退却时的绝唱。

洞壁上突然闪现几道赭红痕迹，像是谁用指尖蘸着晚霞涂抹的抽象画。导游熄灭所有头灯，黑暗里响起此起彼伏的惊叹——岩壁上竟浮现出磷光般的符文，随着呼吸节奏明灭不定。那是史前先民留下的祈雨图腾。黑暗中传来低语，他们用萤石粉混合兽血绘制，希望雨水能穿透岩层，滋养地底的根须。当我重新点亮头灯时，符文已消失不见，唯有岩盐在灯光下泛着潮湿的光。

跨出洞口，忽见溪水突然变得澄明如镜。对岸的石峰倒映其中，竟与水中游鱼构成奇妙的共生画面。老渔夫撑着竹筏飘然而至，他的倒影与游鱼融为一体，竹篙点水的涟漪惊醒沉睡的云影。这叫仙人照镜。他抖落斗笠上的水珠，照见的不只是山水，还有人心。

钱上少年忽然跃入水中，银链般的水花溅湿我的裤脚。他在水底举起一块半透明的石头，阳光透过石英的纹理，将古老的地层剖面投射在我掌心。那些细密的纹路里，我看见了寒武纪的藻类如何在压力中石化，看见了三叶虫挣扎着爬上最后一片滩涂，看见了恐龙蛋化石在岩层中沉睡的亿万年孤独。

栈道尽头的观景台挤满了游客，人们举着手机试图捕捉完整的画境，却总被突兀的石柱切割成碎片。我注意到角落里一位老者正用炭笔在素描本上勾勒，他的笔触绕过所有现代设施，只留下石峰与流云的对话。他不抬头地说，你看那座骆驼峰，十年前驼峰上还长着两棵松，现在只剩一棵了。

突然传来孩童的惊呼，原来雨说来就来了。雨幕将十里画廊变成水墨长卷，石峰在雨丝中润开，溶洞吞吐着白茫茫的雾气。游客们撑起的花伞在栈道上流动，像极了宋人画卷里那些未完成的点睛之笔。我躲进亭

子，任雨水在屋檐上弹奏古老的调子，突然发现石柱上刻满了名字——有的深陷岩层成为永恒，有的浅浮表面注定消逝。

暮色漫上来时，我循着铃声返回。暮靥中的十里画廊褪去了白日的喧嚣，石峰的剪影变得柔和，溶洞的呼吸愈发清晰。栈道旁的野杜鹃不知何时燃起了烟火，将归途映照得恍若星河。转过最后一道弯，忽见月光穿透云层，在溪面上铺开银色的栈道。对岸的三姐妹峰已隐入夜色，唯有中间那位仙妹眉间犹有泪光，在月色中闪烁如星。

鞋底碾过最后一片落叶，我了悟：十里画廊从来不是静止的画卷，而是大地的年轮，是时光的褶皱，是自然与人类永恒的对话。我们以为在观赏风景，其实早已成为他人眼中的景致——就像那位炭笔老者素描本上的某个模糊剪影，正与亿万年前的藻类化石、明朝迁客的题刻、今夜新刻的情侣名讳，共同书写着这幅永远未完成的长卷。

文开江 一江春水向东流 怎么等得起冰层的滞留 料峭春寒蹲守着春天的大门 春风春雨雪中送炭 阳光在冰层上点起炉灶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借助阳气上升的神力 堡垒一点一点从内部攻破 冰层一寸一寸被瓦解 江水像摧枯拉朽的军队 悄无声息地漫上冰层 没动一刀一枪，各个击破 冰层被浸入水中成为俘虏 俘虏被江水收编，融合一体 松花江水跃上潮头，顺流而下 一路欢歌，向大海奔涌而来	风雨送春归(组诗) □卞江波 寥廓江天，烟波浩渺 百鸟翔集，我听到—— 静水流深，沉默是金
武开江 一场猝不及防的万马奔腾 冰层被突如其来的高温炸裂 重见天日的江水 带领三花五罗十八子	风雨送春归 节气在地球上 你方唱罢我登场 分秒不停地奔走 带着各自的指令 不负光阴，不负生命 循环往复，轮回着自己的 职责和使命 花开花落，春种秋收 冬藏春醒，冰冻雪融 四时有不同的风景 风是季节的郎朗 拨弄着生命的琴键 让万物生长，让大地起舞 春风，春雨是春天的左手和右手 一边温柔地抚摸 一边温暖的润泽 风雨送春归 大地进入了 恋爱的时节
千鹤岛(外三首) □布日古德 八里城、库塘水 都在松花江的腰条上 树木泛绿，绿草追着婆婆丁开花 大田里的人们，忙着春翻 忙着为麦田撒药、追肥、镇压 只有那些种水田的农家 让无人机一次次巡视打浆 千鹤岛，肇岳山 白鹤鸟、归来的雁 在镜子一样的方格格里 打扮自己、审视自己 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甜草茵 北至安民、宋站、五里木 南至洲湾，忙着谷雨，看着谷雨 眼睁睁地看着一列列客车、火车 由南向北，由北向南 在谷雨的腹地，穿城而过 时代肇东，幸福地掐着一张车票 像我一样回老家住上一周 今天又登上这风驰电掣的高铁 有石油工人在这起家的安达 有青肯泡、有羊草的安达 一水水地扶着犁杖，从一个地头 到另一个地头，留下的磨牛地 也留下几只羊，几头牛吃草 谷雨来了 田里的人们散落着 像散落的村庄 在自由地里 自由地选择话语权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村支书小镇长 一直在田里跟踪问效 革命老区 安达的抗联烈士群榜上有名 革命老区	盛产筋饼的地方 呼兰河向南寻找 树桂、苣荬菜、小根蒜 那样的乡愁，我跟着羊群后面 在北安镇、在兰郊，在康荣乡 把谷雨里的算盘拨上雨搭 算，今年的合作社收入 算，今年的香瓜上市 算，黏玉米深加工、走市场 把榆林镇的筋饼，送到田间地头 一张筋饼卷起来 一个中午的歌气，午餐后 燎原、星火、远大又去忙着掏墙、施肥 这个黑土地上的谷雨季 我们的兰西人在兰河两岸 男人盼着土豆开花 女人盼着土豆回家
桃花醉(外二首) □刘晓利 从酒家出来 夜色深得像一汪深蓝色的海 风吹拂过，我的心里荡漾着春波 过久安路口等绿灯时 一株桃树含苞待放 它们一定是有很多话要说 藏着我秘密的话匣子 也已经打起了粉色的花苞 等待，让我们彼此之间隔着一场花开 下午出门时忘记给兰花浇水 放在门口的纸片 还没找到它下一个主人 有时候我会忘了自己， 出门后，还有事落在屋里 夜里的风有点凉 一点点吹散了的我的疲倦 回家路上 我想起了小时候 唱过的歌曲桃花醉 “桃花已开 赏花的人你不来不来 桃花已开 赏花的人你怎么还不来……” 油菜花开 一滴雨，在梦中滴落 油菜花便开了	白玉兰 我看见自己金色的 花瓣和你深情的双眸 我丢失了你的消息 一如一朵含苞的花 找不到春天 我紧紧地抱着我的花骨朵 不愿意打开自己 我一次次在时间的海洋中打捞 那些曾有浪花与岛屿的日子 我一点点消耗自己， 我已成为我时间的过客 直到遇到你 那些抗拒成长的花骨朵才苏醒 直到你在我心里盛开 我才明白， 白也是生命的一种色彩

桃花醉(外二首) □刘晓利 从酒家出来 夜色深得像一汪深蓝色的海 风吹拂过，我的心里荡漾着春波 过久安路口等绿灯时 一株桃树含苞待放 它们一定是有很多话要说 藏着我秘密的话匣子 也已经打起了粉色的花苞 等待，让我们彼此之间隔着一场花开 下午出门时忘记给兰花浇水 放在门口的纸片 还没找到它下一个主人 有时候我会忘了自己， 出门后，还有事落在屋里 夜里的风有点凉 一点点吹散了的我的疲倦 回家路上 我想起了小时候 唱过的歌曲桃花醉 “桃花已开 赏花的人你不来不来 桃花已开 赏花的人你怎么还不来……” 油菜花开 一滴雨，在梦中滴落 油菜花便开了	白玉兰 我看见自己金色的 花瓣和你深情的双眸 我丢失了你的消息 一如一朵含苞的花 找不到春天 我紧紧地抱着我的花骨朵 不愿意打开自己 我一次次在时间的海洋中打捞 那些曾有浪花与岛屿的日子 我一点点消耗自己， 我已成为我时间的过客 直到遇到你 那些抗拒成长的花骨朵才苏醒 直到你在我心里盛开 我才明白， 白也是生命的一种色彩
千鹤岛(外三首) □布日古德 八里城、库塘水 都在松花江的腰条上 树木泛绿，绿草追着婆婆丁开花 大田里的人们，忙着春翻 忙着为麦田撒药、追肥、镇压 只有那些种水田的农家 让无人机一次次巡视打浆 千鹤岛，肇岳山 白鹤鸟、归来的雁 在镜子一样的方格格里 打扮自己、审视自己 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甜草茵 北至安民、宋站、五里木 南至洲湾，忙着谷雨，看着谷雨 眼睁睁地看着一列列客车、火车 由南向北，由北向南 在谷雨的腹地，穿城而过 时代肇东，幸福地掐着一张车票 像我一样回老家住上一周 今天又登上这风驰电掣的高铁 有石油工人在这起家的安达 有青肯泡、有羊草的安达 一水水地扶着犁杖，从一个地头 到另一个地头，留下的磨牛地 也留下几只羊，几头牛吃草 谷雨来了 田里的人们散落着 像散落的村庄 在自由地里 自由地选择话语权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村支书小镇长 一直在田里跟踪问效 革命老区 安达的抗联烈士群榜上有名 革命老区	盛产筋饼的地方 呼兰河向南寻找 树桂、苣荬菜、小根蒜 那样的乡愁，我跟着羊群后面 在北安镇、在兰郊，在康荣乡 把谷雨里的算盘拨上雨搭 算，今年的合作社收入 算，今年的香瓜上市 算，黏玉米深加工、走市场 把榆林镇的筋饼，送到田间地头 一张筋饼卷起来 一个中午的歌气，午餐后 燎原、星火、远大又去忙着掏墙、施肥 这个黑土地上的谷雨季 我们的兰西人在兰河两岸 男人盼着土豆开花 女人盼着土豆回家